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



火与冰的故事集

Elementals: Stories
of Fire and Ice

[英] A.S. 拜厄特 / 著
王娟娟 / 译



Hummingbird
CLASSICS
蜂鸟文丛



火与冰的故事集

Elementals: Stories
of Fire and Ice

[英] A.S. 拜厄特 / 著

王娟娟 / 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

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1574

ELEMENTALS:STORIES OF FIRE AND ICE by A.S.BYATT

Copy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8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与冰的故事集/(英)A.S.拜厄特著;王娟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蜂鸟文丛)

ISBN 978-7-02-012490-9

I. ①火… II. ①A…②王… III. ①故事—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0382 号

责任编辑 陈 黎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3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4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90-9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S. 拜厄特 (1936—)

英国著名女作家、文学评论家。先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1972年起在伦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1983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同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使与昆虫》《孩子们的书》等，以及《蜜糖》《马蒂斯故事》《火与冰的故事集》等多部短篇小说集。1990年出版代表作《占有》，荣获布克奖，并于2002年被改编为电影。2008年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来英国五十名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以娴熟的笔触穿梭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梦幻魔境，作者将引领读者进入相反的元素——热情与孤寂，背叛与忠诚，火与冰——相互撞击、比肩翱翔的奇妙世界。美丽的雪女甘冒生命危险，爱上了一个来自沙漠的王子，他热情的爱抚却只会使她遍体鳞伤。一位成功的职业妇女在丈夫猝死的现场毅然抛下一切，远走他乡。一个渴望准确掌握色彩与线条技巧的画家，在游泳池里的魔法水蛇身上，意外地找到了所有问题的解答。富裕的英国妇人在异国的购物中心里，逐渐地丧失了一切身份表征……



A.S. 拜厄特
A. S. Byatt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流派纷呈,大师辈出。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使读者了解其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蜂鸟文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系列图书。

以“蜂鸟”命名,意在说明“文丛”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身形虽小,羽翼却鲜艳夺目;篇幅虽短,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碎片化”之今日,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小鸟”,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一丝甘甜。

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蜂鸟”将一只只飞来。愿读者诸君，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与“蜂鸟”相伴，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一月

目 次

鳄鱼的眼泪	1
色芬山的蛇身女妖	81
冰寒	113
乞妇	185
雅亿	197
耶稣在马大与马利亚的屋中	219

鳄鱼的眼泪



尼姆的鳄鱼

催眠可以唤起片段光阴。不光是压抑的恐惧,还有许多摇曳闪烁的画面,一些即使在发生当时即已注定将被遗忘、注定转眼就将愉悦地消逝无形的画面。所以它们终究是进入了我们的脑海,甚至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片刻光阴是一种朦胧的隐喻,混杂了时间与地点,朦胧如在画廊里、一个难以把握光阴的地方。你如何决定何时停止观看?它不像阅读一本书,一页翻过一页,一页翻过一页,结局。你要不就对其赋予关注,要不就不。尼莫夫妇的周日多半在画廊里度过;死气沉沉的安息日里至少还有些画廊开着。他们光顾的不是什么国家级美术馆,而是一些小型的私人艺廊。他们喜欢收购典藏,也喜欢单纯欣赏;他们的婚姻美满,品味也大致类似。他们同时驻足欣赏一幅作品,经常也同时起身前行;他们在相同的地方徘徊低吟,玩味着相同的事情。有些作品深印他们的脑海,有些则滑落于记忆之外,还有些被他

们收购珍藏。

那个周日他们就在窄屋艺廊里度过。那是一家专门展出无名之辈的英国艺术家作品的艺廊；素描、花鸟版画、手绘风景屏风，以及波普艺术海报。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偶有珠玉掺杂其中，托尼·尼莫总是这么形容它。艺廊位于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建筑物本身是一幢建于十八世纪的私人宅邸；狭长幽暗，无止境向上迂回延伸的楼梯尽头有着一间间狭小的房间，展示着鹿头画像、落日余晖、花园小径、洒水壶，以及天鹅悠游其上的银色湖泊。在这样的周日里，尼莫夫妇总会选择在小酒馆里享用一顿美妙的午餐。这是五月初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普照的阳光晒得人们眯了双眼，即使是透过一层玻璃，还是晒得人们皮肤暖洋洋的。帕特里夏怕胖，仅仅吃了一道具明虾沙拉；而托尼则大快朵颐了一块厚实的牛排以及一盘缀有腌黄瓜与洋葱的火腿拼盘，甜点则是一杯白兰地泡沫奶酒，后来又追加了两大杯酒馆特酿的啤酒。他是个体形壮硕的男人，细柔的深棕发丝在头顶秃了一大块。酒足饭饱的他红光满面，两颊闪着一抹满足祥和的红晕。他俩都约莫五十来岁；帕

特里夏身着奶黄色掐腰套装，颈上系着一条铜棕色的丝巾。她的头发也是铜棕色的，向外翻吹出细致的发型。她有着好看饱满的胸部，丰满的臀部结实而有弹性。就在窄屋艺廊的顶楼，他们之间发生了罕有的歧见。

歧见的焦点是一幅名为《防风篱》的作品。那是一幅小型的作品，长约六十公分，宽约三十公分，四周镶着光滑厚重的深色木框，上面还缀有铜钉。作品部分为拼贴，部分为油彩，主题则是海边的景致，纯英国式的海滨风光，蓝灰色的海面上缀着灰蒙蒙的白点，一线相连的是青灰色的天空，片片乌蓝的云朵错落其间。这些占去了整个画面三分之二的空间，下方的三分之一则是实物拼贴而成的海滩；淡黄褐色的表面上粘黏着真的细沙，而小贝壳与其他海滨废弃塑料成品碎片重新拼凑成几座小风车、玩具桶子及沙铲；甜腻腻的粉红，土耳其蓝，大刺刺的火红。海滩的左侧几乎全被一片防风篱所占据。一根根木钉模拟着防风篱的木桩，染了色的布条像彩虹般延展在木钉之间。还有一颗彩色球，绿色的点点繁星散布在荧光橘的球面上。帕特里夏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这个画

面；她曾经，在其他的片刻光阴中，看过无数类似的画面。她继续前行，专注于另一幅十五公分见方的超小型作品，钴蓝色的背景上有着一朵偌大的蒲公英花。然而托尼却深为《防风篱》所吸引。他凑向前去，细细观赏玻璃箱中的景物，然后又向后退一步，目光未曾稍移。他微笑着。他呼唤她，帕特里夏于是自蒲公英前转过身去，看到他脸上的那抹微笑。

“我喜欢这幅作品，”托尼说，“我真的很喜欢。它不繁复。”

“不会吧，亲爱的。它老套极了。”

“一点也不。我可以想象你是怎么看它的，但它一点也不老套。它就是这么简简单单，让人想起了一些——一些——喔，那些在沙滩上度过的、无所事事的漫漫长日，你知道的，有些哀愁，有些无精打采，还有些解放的自由——那些童年的日子。”

“老套，诚如我所说的。”

“再看看它，帕特。它是某个重要东西的美好完整的缩影。它的色彩安排是如此巧妙——所有自然的东西都黯淡无光，而所有人工的东西则

闪闪发亮——”

“老套,全是些老套。”帕特里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如此烦躁。他们刚刚才用了一顿美好的午餐啊。甚至,她私底下也想象得到如果她喜欢它的话,这个回忆的箱子其实可以带给她何种感受;如果她不是这么讨厌它的话。托尼与这个不知名的艺术家分享了一种情绪,他们对于激起这些情绪的亲昵影像分享了同一种反应。而她却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负面的反应。

“我喜欢它,”托尼说,“我打算把它买下来,挂在我的书房里,就是窗户旁边那个空间。”

“这纯粹是浪费钱。你一下就会腻了。我不要这样的东西出现在家里。瞧瞧那些颜色,全然是预料之中的老套,乏味透顶。”

“不要这么眼高于顶嘛。就是因为那些预料之中的老套色彩啊;一种欲振乏力的英国式的尝试、企图鼓舞那些欲振乏力的英国式地景风光。”

“那也不必这么可怜兮兮啊。英国人不必,那些色彩不必,那些地景风光也不必。全是令人鄙夷的陈词滥调。”

“就是陈词滥调才感人。”

“我就是不想要它。”

“可是我想。”

“我反正也阻止不了你。”帕特里夏说道，然后转身离开，经过了一座绿色的迷宫、一条正要启航的西班牙大帆船以及一场千钧一发的狩猎。她心情恶劣；托尼的坏品味威胁着要毁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她想回去告诉他其实没关系，如果他想要的话他当然可以买下那幅《防风篱》，这才发现顶楼的这个展示间里只剩她一人。她听到托尼往下走去的沉重脚步声在迂回的楼梯间里回响着。她待会儿再去求和。彼此先留点空间，待会儿再去求和。她再度转身面对墙壁——荒野中一只蓬松的绵羊，一只瞠目怒视的巨大黑色公牛，一把纤弱的起绒草。这些影像稍后都将被忆起；甚至不需要催眠。

她走下楼去约莫已是半小时之后的事了。她穿着高跟凉鞋，一只手紧握着楼梯扶手，小心翼翼地绕过旧式楼梯的每一个转角。楼下有些噪音，有门声，也有人声；她听不清楚对话的内容，只听到隐约的骚动。什么东西砰砰作响，人们匆忙地

进进出出；门外则有救护车的警笛声。小心翼翼地，她绕过了最后一个转角。她看到一群挤得密不通风的人群的背影，探头围绕着楼梯脚的某个东西。一个穿着绿色毛衣的男人原本跪在地上，这时突然站了起来。他手里握着一个听诊器。“死了，”他说，“恐怕就是这样了。当场死亡。据我判断应是伤势过重。恐怕是没指望了。”一个担架从外面的救护车上卸了下来。人群向后退了一步，让出一个缝隙；然后帕特里夏看到托尼了，他仰躺在地毯上，就在一幅描绘雪崩的画作下方。他红通通的脸庞变成一片象牙白。医生为他阖上了双眼，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安详。他的外套与衬衫就那样敞开着，灰色的胸毛依然卷曲有力。他的肚子像座骄傲的小丘；他的鞋子各自歪向一边。帕特里夏倚着楼梯扶手站立着。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来。当人群再度聚集的时候，帕特里夏便从他们背后快速走过，穿越了敞开的大门，直走到街上。她快速走离艺廊，快，快，下巴抬得高高的。她站在新牛津街熙来攘往的马路边，一辆黑底闪着金光的出租车驶近。她招手，车子停下，她上了车。她给了司机位于温布尔登的住家地址。